

## 盗火者与旗手角色意识的疏离\*

## ——李金发与中国初期象征诗派的兴衰关系初探

张松滨

(南昌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中国象征诗派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先河。但是这个原应取得更大文学成就的诗歌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却因代表人物李金发对中国象征诗派盗火者角色的执迷,人为地搁置了其中国象征派旗手的历史责任,最终在个人利益和对象征诗艺的浅尝辄止的裹挟下,遁入个人生活的小天地,逐渐远离诗歌大潮的轨道,象征主义诗派和他本人的创作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关键词:象征主义诗歌;李金发;盗火者;旗手;角色疏离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1-0060-04

## 一、流派兴衰背后个人因素的凸显

中国象征诗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学流派,其在中国诗坛“绵延持续达二十年之久”。(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其复杂性表现之一,它没有较为明确的发起人,没有较为固定的发表刊物,被归入这一派的诗人之间缺乏联络和交流,有的甚至从来都没有交往过。李金发就此曾不无惋惜地回忆道:“戴望舒出有《望舒草》,听说很不错,可惜我始终没有见过,此外还有穆木天,王独清,亦发表了不少作品,惜乎我们没有联络,没有互相标榜,否则可以造成一次更有声有色的运动。”<sup>[1] 38</sup>

不但诗人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就是在对象征主义的认识上,一些诗人前后也差异明显。象征派诗论重镇的穆木天把他在26年前后“在象征派诗歌的气氛中”的诗歌创作,称为“不要脸地在那里高蹈”。曾以《我从café中出来...》实践象征主义“音画”理论的王独清在所做的《我和魏尔伦》的讲演中,指责魏尔伦为“一个典型的Bohème”。虽然诗人们响应时代的号召,从个人的小

悲欢里走出来,投入到群体性的歌唱斗争中,固然反映了他们思想意识的提高,但这种缺乏艺术辨证思考,稍显极端的划清界限的行为,也暴露出他们对象征主义的认识模糊,从而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前景也就不难预料了。

复杂性的表现之二,中国象征诗派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真切的鼓励和极端的贬抑,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讽刺“李金发不懂中文才会写诗”。(赵毅衡《作家》2002年第十期)周作人是国内李金发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他评价道:“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sup>[2] 36</sup>朱自清更是明确地把象征派诗歌创作与发展提到流派的高度,指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这三派一派比一派强,是在进步着的。”<sup>[3] 320</sup>这表明象征主义诗歌在当时已经初具影响,并逐步进入到文学史家们的批评视野之中。也许李金发晦涩朦胧,语言怪异的象征主义诗风走得太远,这对于刚刚打破老祖宗几千年传统,仔细想来仍然心有余悸的一些白话诗人来说,这和玩语言游戏差不多。倡导白话诗的胡适就讥讽他的晦涩难懂为“笨谜”,梁实秋也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的文学风气”,“使得新诗走上了一条窘迫的路上去”。

\* 收稿日期:2006-10-25

作者简介:张松滨(1983-),男,河南沈丘人,南昌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万方数据

奖掖者的评语固然反映出象征诗派的“先锋性”，同时否定者的声音也暴露出象征派诗歌的许多欠缺，再加上象征派群体意识的淡薄，诗艺建构的缺乏韧性和对时代潮流的感应灵活性不足，使得象征派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残缺不全，难成系统。这也是导致象征派诗歌的文学成就有限的重要因素。

考察这段文学史，避不开对李金发，这个“可以称得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开创者”<sup>〔4〕</sup>；以盗火者的胆识与气魄引进并实践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的研究。而对李金发与象征主义诗派兴衰关系的整体性把握，尤其是对其个人主观与客观的因素在其中所起作用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该诗派的成就得失和艺术创作的规律，有助于澄清对象征主义在中国发展脉络的认识，有助于正确评价其文学史地位。

## 二、盗火者的胆识和才思——剑走偏锋

1925年2月，李金发在创刊不久的《语丝》杂志发表其诗集《微雨》中的一些诗作，并以《弃妇》一举成名。怪异奇丽而又晦涩难懂的歌声引起了新诗评论界和爱好诗歌的青年们的惊诧与纷争。可以说，李金发的“横空出世”，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个人的经历、气质和对文坛空气的敏锐把握分不开的。

回到当时中国的文化场域，我们会发现中国诗坛虽然热闹，但成绩不容乐观。朱自清就称25年前后为新诗的“中衰”期，就是针对此而言的，白话新诗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亟待新的血液输入。李金发祖籍广东梅县，是客家人的后裔，继承了客家文化的精髓。学者杨义认为“客家文化原来就有‘安土重迁’的中原文化的特点，客家人辗转迁徙的结果是使客家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注入了流动性，开拓性。李金发正是“承传了客家文化的流动性，开拓性和革新求变的文化基调”<sup>〔5〕</sup>。既重实利又勇于求新求变，李金发走上文学道路秉承的正是这样的理念。

这时远在的法兰西求学的李金发一方面尽情吸收着颓废之都的异域薰香，同时也以旁观者的冷峻眼光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文坛动态。异域的薰香一方面扩展了他的眼界，使其产生“诗歌也可以这样做”的思想，同时使他对白话新诗的流弊也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样在对两者优劣的比较中，他感受到了象征主义在表现上的优越性，极大地

万方数据

增强了他写作象征主义诗歌的信心；竟毛遂自荐，直接写信给当时五四运动的老前辈周作人，他看看很能赏识，即将《微雨》编为新潮社丛书”<sup>〔1〕</sup>。

一般意义上讲，象征即是感性表现与其暗示的普遍意义的结合。但是暗示的普遍意义已不是西方中世纪超验的神性存在，而是被作者的主观情绪和内心感受所代替，所以象征主义是一种最足以表达作家主体存在和自足性的文学形式。黑格尔指出：“在自觉的象征表现中，意义和形象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的主体性，取决于它的精神渗透到一种外在事物里的情形，以及他的聪明和创造才能”<sup>〔6〕</sup>。正如李金发自己所说：“诗人因为意欲而做诗，结果意欲就是诗。”<sup>〔7〕</sup>他在象征的灰暗天空中尽情甚至有些扭曲地抒发自己无望的幻想：我觉得孤寂的只是我/欢乐如同空气般普照在人间（《幻想》）；渺茫的希望：希望成为朝雾/来往在我心头的小窗里（《希望与怜悯》）；歌唱人生与命运的悲哀：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鼓吹死亡和梦幻的不可抗拒，匪夷所思：我见惯了无牙之腭/无色之颧/一切生命之流里之威声/有时为草虫掩蔽/捣碎/终于眼球不能如意流转了（《生活》）；巴黎亦枯瘦了/可望见之寺塔/悉高插空际/如死神之手/Seine河之水/奔腾在门下/泛着无数人尸于牲畜（《寒夜之幻觉》）；抒写爱情的欢乐与失恋的痛苦：我以冒昧的指尖/感到你肌肤的暖气/小鹿在林里失路/仅有死叶之声息/你低微的声息/叫喊在我荒凉的心里/我，一切之征服者/折毁了矛与盾（《温柔》）。

奇异的感觉，怪丽的语言，独特的官能联络，新颖的意象，既空前增强了新诗语言的表现力，给读者以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又开拓了白话新诗的审美思维，想象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李金发躬身示范的文本意义为后来者在诗的思维意识，表达理念上对象征主义的认识，直观地确立了范型和标尺。这种开风气之先的行为理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李金发作为盗象征主义之火种播撒到中国的第一人，却没有承担起旗手的重担。他清醒地意识到“在文艺创作上”，自己“不属于任何一派，只是孤军奋斗，匹马单刀，没有替我摇旗呐喊的朋友。”<sup>〔1〕〔6〕</sup>，但是李金发客观上也没有积极地寻求志同道合者，也没有发起象征主义诗歌运动的倡导。他甘愿一直作为新诗的“异质”而存在，

背有“诗怪”的称号而不予辩驳。一方面这与个人才能的限制无法给与其强有力的自信支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李金发在汹涌的历史大潮中逐渐式微的角色认同有关。

盗火者的李金发从遥远的异域带回了象征主义诗歌的火种,但是却没有精心的加以保持和增加“新材”,象征主义诗歌的火焰也逐渐的熄灭。这种“开高走低”的历史现象,所留给我们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

### 三、旗手角色的游移和诗艺探索的浅尝辄止

客观地讲,李金发的第一职业是雕刻家。因为他对职业的选择有着非常功利的认识。当初他远赴巴黎柏林学习雕刻,虽然“醉心于美丽的石像,即有意于雕刻”,更主要的却是“一是这是中国没有的技术,可以出人头地”,二是“几年来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吹认为文艺是崇高的学问,历史的结晶,值得一生努力,可以在历史上留些痕迹”<sup>[135]</sup>。客家文化重实用,功利的价值观在李金发的身上可见一斑。回国后,他为生计做过大学教授,承包过为政要军界人物雕塑刻像的工程,为求仕途的显达参加过国民党的外交官培训,移居美国后,为了支付两个孩子的学费,他当过几年养鸡场的农场主。“他虽然是一个浪漫多情的人,但同时很会适应情况,很实际,很聪明,学会了很多技能。”“他有时对我们说些使人泄气的话,例如‘干这个有什么意思’‘干这个是浪费时间的’‘你这样搞政治运动总是会吃亏的’”<sup>[8]</sup>这些材料对我们理解李金发的诗歌创作极有裨益。

李金发是聪明的,又是实用的,“出人头地”的功利观念促使他在诗歌的创作上求新求异,求怪求鲜,务求夺人眼球。就拿他的成名作《弃妇》为例,诗中以急流的鲜血,沉睡的枯骨象征生的快乐和死的痛苦;“隐忧”能够“堆积”;“裙裾”是“衰老”的,象征的朦胧,想象的奇特,用语的奇结,实在是“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言而未能言”<sup>[9]</sup>。李金发几乎以一己之力颠覆了人们观念中对诗歌的主旨,语言,表达方式和解诗方法的理解和认识,人们在厌弃这种表达方式的同时又不得不被其吸引,因为在客观上他对读者的审美方式和审美思维起到了启迪的作用。

但是过犹不及,功利化发挥到极致也会产生审美疲劳;极度的炫耀与喧嚣造成艺术感官的

疲劳和慵懒<sup>[10]</sup>。这一方面说明李金发艺术探索的急进偏离了艺术的轨道,也反映出他对诗歌艺术规律的肤浅把握。他也曾经自嘲自己“不配作诗的”,只是把诗“当它是抒情的推敲,字句的玩意。”李金发就是在这样的浅层次认识和文化心理驱使下开始了诗歌创作。这种带有工业社会文化商人功利色彩的动机,自然背离了象征派旗手的定义和职责。投机就会有风险,就会有得有失,历史终究是公平的。“李金发注定是一位开拓型的诗人而不是一个成果型的诗人。”<sup>[4] 31-52</sup>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

李金发的诗论虽然很少,不成体系,但还是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尝试。我们不能否认李金发的努力,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论尝试缺乏生成性,自足性和可操作性。人工的痕迹太浓,且多侧重形式的实验,拉大和割裂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生的客观距离,在艺术规律的自足性上有着致命的缺陷。

首先在诗歌的生成性上,这里李金发撷取的诗材是极端个人化的,既有感觉的异常,情绪的异化,生命的神秘体验又有灵魂的困惑,心理的障碍等,感伤的氛围多于明朗的气息,多用“远取譬”和“省略法”的手段,表达上多用隐喻,通感,拟人等手法,语言上一如既往的新异和晦涩,营造出感伤和神秘的情调。这样的诗歌生成规则虽然也能表达出作者当时的心情,但层层装饰,扭曲的表达,使得意象呈现给读者时这种心境也“异化”了,也就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意念了。这样的生成方式,缺乏稳定,创作者也难免沦为这种过分人工化的傀儡。

其次,在自足性上,虽然李金发也看到了新诗诗人对中国古典诗词“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是“荒唐极了的”,曾最早提出“惟欲罢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sup>[11]</sup>,在具体实践上,他也曾化用古典诗句,营造古典意境以避免表达方式上的过分欧化,意义的过分晦涩。但这也只是调和,“与他们之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可见这种调和也是极其保守的,缺乏另立一家的胆识和气魄,这种两边都讨好的沟通实际上是作家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在作祟,同时这种调和重在形式,在思想内涵上进步不大,更不用说传达当时的时代精神了,于象征主义的精髓批判精神和革新意识更是相去甚远。

再次,在可操作性上,李金发重视想象和意象

的传达性和暗示性“诗人需要 image( 形象 ,象征 )犹人需要血液”<sup>[12]</sup> ,这的确为象征主义诗歌抒情达意找到了很好的途径。通过想象 ,可以把自然感知到的事物 ,全部纳入自己的视野之内 ,按照需要加以着色 ,装饰 ,使之成为表意之象 ,这样就大致构建起了诗的骨架 ,然后再配以通感的使用 ,将人与象衔接和协调 ,画面感就竖立起来了。但是这种组接缺乏“ 诗的统一性 ”和“ 诗的持续性 ” ,缺乏对整体诗情的观照 “ 一首诗是一个先验状态的持续的律动”<sup>[13]</sup> ,印象式的东鳞西爪 ,诗情的四处泛滥 ,破坏了“ 诗语的密度和诗情的浓度”<sup>[15]</sup> ,这样做出来的诗 ,生命力必不会长久。正如刘西渭所指出的 : “ 仿佛一阵新颖过了 ,也就无

味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 ,李金发与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兴衰关系是与其盗火者与旗手角色的疏离分不开的 ,具体的个人在文艺变化的大潮中 ,如果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职责 ,积极地响应时代精神 ,积极地致力于与时俱进 ,而更多地在自己的利益和小天地中营生 ,时代的大潮决不会因个人而停滞不前。李金发的可叹性正在于此。但是这也只是个人的原因 ,更主要的还是象征主义诗歌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已不能反映人民的文化心理。这既是艺术规律发展的结果 ,也是时代变迁选择的结果。

参考文献 :

[ 1 ] 陈厚诚 . 李金发回忆录 [ M ]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 1998 .  
[ 2 ] 李金发 . 异国情调 · 从周作人谈到“ 文人无行 ” [ M ] // 高波 . 细读李金发 — 兼论中国的现代诗 . 四川大学学报 : 社科版 , 2000 ( 4 ) : 60 - 62 .  
[ 3 ] 朱自清 . 新诗的进境 [ M ] // 朱自清全集 ( 第二卷 ) . 南京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1990 : 320 .  
[ 4 ] 朱寿桐 . 李金发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贡献 [ J ] . 新文学史料 , 2001 ( 01 ) : 51 - 52 .  
[ 5 ] 巫小黎 . 说不尽的李金发 — 李金发学术研讨会综述 [ J ] . 诗探索 , 2001 ( Z1 ) : 111 - 112 .  
[ 6 ] 黑格尔 . 美学 [ M ]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79 : 99 .  
[ 7 ] 李金发 . 艺术之本源及其命运 [ M ] . 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28 : 105 .  
[ 8 ] 李明心 , 李猛省 . 怀念父亲李金发 [ J ] . 新文学史料 , 2001 ( 2 ) : 9 - 10 .  
[ 9 ] 杜灵格 . 李金发 . 诗问答 [ M ] // 吴思敬 . 李金发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 社科版 , 2003 ( 1 ) : 91 - 92 .  
[ 10 ] 谢冕 . 中国现代象征诗第一人 — 论李金发兼及他的诗歌 [ J ] . 诗探索 , 2001 ( 2 ) : 25 - 26 .  
[ 11 ] 李金发 . 序林英强的凄凉之街 [ M ] // 吴中杰 . 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96 : 111 .  
[ 12 ] 穆木天 . 谭讷 [ M ] // 王锺陵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 · 新诗卷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96 : 90 - 92 .  
[ 13 ] 龙泉明 . 中国新诗的现代性 [ M ] .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05 : 157 .

The Estranged Role of the Fire Stealer and Flagman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i jin - fa  
and the history of early symbolism poem party

ZHANG Song - bi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Nanchang University ; Jiangxi Nanchang 330031 , China )

**Abstract** China symbolism poem party wa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modernism , which could had obtained the larger literature achievements . To some extent , it was because that the representative person Li jin - fa was so addicted to the foundationer of Chinese symbolism poem that he gave up his history responsibilities on his own . Finally , under the kidnappment of his personal benefits and poor trying on symbolism theory , he escaped into his personal life of little world and further away the time tide . At the same time , Chinese symbolism poem party and Li jin\_fa's writing went to decline inevitably .

**Keywords** symbolism verse ; Li jin\_fa ; steal the fire flagman ; role estranged